

远去的钟声

程秀琼

过年感怀

郑永兰

老家近来修整院子,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挖出了一个碓臼来。看到碓臼,刹那间,童年时的碓声春着年味,在我的记忆中荡漾。

小时候过年,家家户户都做年糕。村里二十左右户人家做年糕。春米粉,都是往五婆家的碓屋挤。五婆家的碓屋很矮很窄,就地势而建,门口比屋内高出七八十厘米,进碓屋得下一个大坎。除夕前两天,五婆家的碓日夜不休,寂静的村子一下子有了生气。碓声,是我们等了整整一年的声音,碓声就是希望。碓声响起,米粉飘香,让人迫不及待地想着各类糕:甜甜香香的艾糕,嫩嫩软软的芥菜包糕,香气惹人的葱糕,大大的糖板糕,香甜松软的松粉糕……

春粉是一个比较辛苦而繁琐的工作,一般要两个人合作完成。我很小就跟着母亲去春米粉了。母亲在碓尾踏碓,我蹲在碓头臼边不停地把米翻搅,以春得均匀。春一段时间后,碓臼里的米慢慢变成了米粉。这时,母亲叫我在碓臼边竖起一个专用的木叉,她把碓慢慢放下,碓头垫在木叉上。母亲下了碓,走到碓臼边,把米粉掏到粉筛里筛,然后把剩在筛里的米碎又倒到碓臼里继续春。如此反复着,直到把所有的米春到能过筛眼为止。有的人家里没有助手,刚好旁边又没有别人能帮上忙时,就只能

独自一个人完成春米粉工作。我见过阿喜姐一个人春粉。只见她脚踏起碓时,左手扶着碓边的木桩,右手拿起碓屋常备的一根木棍伸进碓臼里,把米粉翻搅均匀。她每踏几次碓,就把米粉翻搅一遍。她那身形、动作很好看,像斜掠的燕子,又像舞剑的女侠。到了要筛粉时,她就把木棍平放在碓臼上面,架住碓头,然后离开碓尾走到碓臼边,再用木叉把碓头撑高撑稳,才掏粉筛粉。

白天,碓屋里很热闹,几平方米的房里挤着踏碓人,筛粉人,排队人,还放着好几簸箕米。而且,还时不时有小孩进进出出,引起大人人们的责怪:“小孩子别走进来,碍手碍脚的。”“别走来走去的,把泥沙都带到粉里了。”但是,被骂的孩子此时是最顽皮的,离开不到半个小时,又到碓屋里去。有时候,还有人背着弟弟或妹妹去。

有碓声的夜晚,村里到处有亮光,到处都有人。这个屋角,伯母提着煤油灯扛着粉回去;那条巷子头,婶子拿着手电筒抬着米来;刺竹丛边,奉命到碓屋打探消息的大哥哥大姐姐,来来往往……村里的狗好像也为碓声而高兴,吠声也比平时温和多了。我母亲总是等尚小的弟弟妹妹们睡着了,深夜再去春米粉。夜间十一点多,母亲会先让我拿一个空簸箕去排队。本来

很怕黑的我听到碓声,心里有着满满的安全感,连走过香火屋门口,也不像平时那样害怕。

夜间碓屋里的人不多。肥胖的六婆坐在矮凳子上,一边帮忙翻搅着碓臼里的米,一边用方言唱着歌谣:“粉筛筛粉啰慢又慢呀,两脚蹲地哟累到瘫。家婆年老咧细姑娘呀,娶个媳妇哟得安然……”踏碓的十婶听完,笑着说:“六婆又发媳妇瘾了。”这时,在排队的阿水嫂站到碓尾,伸出一只脚与十婶一起用力,“吱——咚;吱——咚”,碓声一下子快了。阿水嫂笑哈哈地,也唱起歌谣来:“粉筛筛粉啰嫩又嫩呀,娶了媳妇哟忍又忍。日头几丈哟不起床呀,三六十月哟又去村。”(三月、六月和十月是农忙时节,懒媳妇会在这些时间段选择回娘家,以躲避繁重的劳动。日头,指太阳。去村,即回娘家。)碓屋里,碓“吱——咚!吱——咚”一起一落,米粉飘着古朴的清香,那几个互相帮忙着春粉的女人,唱完又笑,笑完又唱,其乐融融。

我当时已经读小学,也能明白歌谣的意思了。虽然夜已深,但在充满笑声的碓屋里,我也没有觉得特别困。

几十年过去,五婆家的碓屋早已不在,母亲与六婆她们也舍亲人而去了。春节又到,那消失了的碓声此刻在我心臼里春起:吱——咚!吱——咚!

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“年”带着喜庆、吉祥、幸福,悄然而至,千家万户都在张灯结彩,喜迎新年。而我现在对过年的感受是几分欢喜几分愁。

回想孩童时代,我总盼望过年。因为每逢过年,家里就会买回好多年货,母亲会为我们三兄妹买新衣服、新鞋穿。我最喜欢在大年初一那天,穿上崭新的衣服,去左邻右里给长辈拜年,同时会向长辈们说上几句祝福的话,他们高兴,会给我封上一个大利是,里面大多是5元钱,有的竟有10元。上世纪70年代,能收到10元利息是,别提有多高兴了。在过年时,我会把领到一百几十块钱让母亲保管好,用来交学费或者买学习用品。

过年除了收利是开心,更开心的是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美食。在孩童时代,记得母亲和父亲总会在除夕前买回我平时好难吃到的美食:炸角、花生糖、年桔、牛扎须、大白兔牌糖果、花生……我最喜欢吃炸角,我吃了一袋还想吃,母亲担心我吃太多会“上火”,会劝我少吃,我听了母亲的话才停下嘴来。想想我那时真是超级的嘴馋,什么东西都能吃一顿。

在除夕那天,母亲一早起来忙个不停。要准备好祭拜祖先的鸡、猪肉、水果,还有“糕”——那天主要的美食。做糕工序多,我也会

在母亲身边帮下忙。做糕的馅是由猪肉、韭菜、萝卜、虾米、花生组成的。母亲在包糕时,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去做,我做完后看着自己做的糕,又大又长,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这时母亲就会鼓励我:“女,做得不错哦,再多做几个就有进步了。”我在母亲的鼓励下,做的糕越来越好看了。在做糕时,还会吃上几口又香又甜的馅,真是不亦乐乎!

到了除夕晚上,烧烟花、放鞭炮也是我最喜欢的项目了。我在除夕那天,早早吃完晚饭,等到天色暗了,就叫哥哥和我放烟花。我胆子小,不敢点火,我总是叫哥哥帮我点燃烟花,五颜六色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,有各种各样的形状,光彩夺目,美丽极了。除夕夜,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响彻云霄,响遍整个村子,火光照耀着孩子们幸福的笑脸,人们的生活似蜜甜。

少年不识愁滋味,转眼已是半生。童年时过年,是无忧无虑,快乐的。而现在过年是一种压力,各种各样的愁。担心过年要透支大量的钱财,各种各样的花费:如房贷、车贷、子女教育费、赡养费、人情债等等,一年的工资所剩无几。忧愁免不了,但千金散尽还复来,旧年已过,新年已来,我要感谢生活,感谢生活在这伟大的时代,只要有勤劳的双手就能享受到快乐的果实,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,希望新年国泰民安,疫情远离,人民幸福“年年”!

新年感怀

天行者

才赏闻春花灿烂的尘香,又遇一场夏雨润透万物生机。展望之际,骤觉一阵秋风掠过,丰收的金黄染遍山河。转眼雪白的冬装,增添了大自然的纯美。四季更替,每一季都过得飞快。年年纵然是如此,每年却有不一样的期许。

回望2022年,捕捉一个幸福的瞬间,甜在心头。整理一段美妙的记忆,岁月流金。揣着一段甜美的恋想,静静思索。消逝的时光倒映在河流中,抚摸着淌过的流沙。我捧起那一段曾经有过短暂灰暗与沮丧的流沙,让明媚阳光晒干。所思所念,依然如星光般灿烂。

我不惧四季变换太快,只怕来不及仰望星空,畅想美好生活。只怕还没有感受到人间烟火的亮丽,刹那间就已经烟消云散。只怕自己突然会在某一天,没有了方向和丢失了最初的诺言。

尽管时光飞逝如电,我却是多么留恋当下的生活。编织着如纳兰性德的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的理想。期许一切都还是最初美好的样子。时间不停地转动,分分秒秒都有不一样的精彩,或者有无法预知的得与失。活在当下,兴许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机会从头再来,兴许是

为了让自己穿越回那一段心心念念的美好回忆,兴许是为了自己向沮丧的遭遇作个潇洒的了断。

辞旧岁迎新年,我们带着美好的祝愿,跨入了新的一年。2023年新春的钟声敲响之际,我翻开新的日历,展望新的生活。癸卯年,来吧。我伸开双手迎接你。我仍然是我,我要平安度喜乐地度过你恩赐我的每一个日日夜夜。无惧前路有多么险阻,跌倒的我必将迎难而上。无惧暴风骤雨让我狼狽不堪,坚信美丽的彩虹总会出现。无惧世事千变万化,镇定自若的我稳坐钓鱼台。

除夕夜,窗外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。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这是人们依依惜别旧年的庆祝方式,这是人们即将开始一段新的征程,这也是人们对新年美好的憧憬。

春节至,昭示着生机勃勃的春天,面带微笑,跳着婀娜多姿的舞蹈,隆重登场。万象更新,草木皆绿,给天寒地冻、花枝凋零的漫长冬夜中生活,寄望着春暖花开日子的人们,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和热情!兔年伊始,时光正好,就让我们怀揣梦想,放飞希望!



年花灿烂 ■ 孙铭阳

腊月底,蒸馒头

康风

老人们口中流传着:“二十八,把面儿发;二十九,蒸馒头……”

在腊月底,蒸馒头是我们家族里最耗费人力的事。所有人都参与,分工合作,乐在其中。能感受到,庄稼人对过年的认真,感受到过年的忙碌和快乐。没有白白胖胖的馒头,过年就缺少很多气色。

发面是技术活,也是辛苦活。头天晚上,大伯和奶奶就把两大缸的面团弄好,用棉被轻轻盖上,像是给正在睡觉的大胖孩子盖被子。到了半夜,大伯要反复查看几次,小心翼翼用手按,感受其中的温度,以确保面团可以发起来。

第二天早晨,天刚蒙蒙亮,我们小孩还躺在床上。我就听到父亲拿着斧头在劈树根,劈下来的树根用来烧火。爷爷负责烧火,在一口大锅里加满水,锅上面放着蒸笼。

奶奶和母亲、伯母三个人就负责包馒头,有萝卜馅的、白菜馅的、马齿菜馅的、红豆沙馅的,他们按照不同的造型花色包好,放在桌面上,等待上笼。

六点钟,第一锅馒头就已经蒸好了。大伯将蒸笼逐一端出来放到外面的席子上。伴着寒风和朝阳,馒头很快就冷下来。这是一家人的早饭。

我们小孩子起床以后只是看到馒头已经蒸好了,挑着自己喜欢的吃起来。我最喜欢吃豆沙馅的,软

软的豆沙流淌在嘴里,像是融化的糖,胃里和嘴里都弥漫着红豆的味道,感觉整个年味都变暖了。

吃完早饭,我就围着大人们转。一会儿在母亲和伯母的桌边弄一下面团,看一看刚包出来的馒头,软趴趴的摊在桌子上,像漏气的气球。然后再到灶台后面看看爷爷,钻到爷爷的怀里,爷爷就说:“不要乱动,爷爷在烧火呢!”灶膛里熊熊火苗映得人脸上发烫,爷爷点燃一根烟,安静地看着忙碌的家人。他会从灶膛底下拨出几个煨熟的红薯,给我吃。原来他早就知道我会来灶台边玩耍,早就把红薯悄悄地埋在灶膛底下的灰层里。

旧年月里,用老式的蒸笼,粗笨笨,又耗费时间。一笼馒头蒸熟要花整整一个小时,早上天蒙蒙亮到晚上天黑,可以蒸六锅馒头,每家分得两锅。这是正月里的口粮。

终于等到馒头揭笼的时候。这也是我在大人们身边来回转悠,最想看的场景,多么丰盛和满足。

屋子里的雾气越来越大,越来越浓,弥漫到看不见人脸,只听见他们在说话。跑出屋外,看到雾气透过门缝往外面钻,就像是白色的液体向外面流淌,流淌到外面后,瞬间被冬天的寒气消解掉。

奶奶的声音在雾气中传来:“可以揭了。”大伯像是得到了指令,端来

一盆冷水,用两块布浸透了凉水抓在手上,以免烫到手。他一层一层揭开笼屉,像是在打开埋藏在底下的宝藏。每揭开一层笼屉,他就端起来迅速往外跑,倒扣在早已经摆好的席子上。馒头圆滚滚的,被倒扣在席子上,站立不住,有的在往外滚。但是大伯只管端出来,倒出来。

早在外等待的奶奶,用凉水湿一下手,迅速拿起馒头,把它们翻过来,一个一个摆好,让冷风一点一点把他们吹透。风中散发着馒头的香,面粉的香。

看着馒头被整齐地摆好,就像小孩子排队一样。我拿着一把短戒尺,对着每一个馒头敲一下,像小和尚敲木鱼。馒头发出沉闷的声音,我用力敲,馒头就凹陷下去,仿佛也不会感觉到疼。大伯会呵斥我,担心我把馒头给敲坏了。我却很开心,好像等了老半天,就在等待这个敲打的时刻。

奶奶把馒头整齐摆好以后,她就回到屋里继续忙活了。我站在外面,站在这些馒头身边,等待着风把它们吹冷。慢慢的,它们确实冷却下来,用手就可以触摸了。

那时,我只有三岁。我把每一个馒头上都揪下来一块皮,塞在嘴里吃掉,然后装作没事人一样“逃走”了。

过年了,有一批馒头上都少了一块皮。那是腊月的印记,是过年的印记。